

从认知角度看指示语阐释*

肖 祎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摘要]指示语历来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语言现象,怎么去解释其意义及作用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通过理想认知模型来分析中英语篇中指示语使用的异同,并用其中的心理空间分析法来解释指示语在实时语篇中的语用效果。

[关键词]指示语;理想认知模型;心理空间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8)01-0138-04

一、引言

语篇的不同解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体语境,而在解读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在于对指示语的正确理解。指示语被认为是通过词汇项或语篇语法化最终达到获得语境信息的编码现象。也就是说,将语境信息词汇化或语法化使其独立的语言项的形式表现出来(Jaszczolt, 2004)。这些指示语表达式把表达依赖于语境的主观意图特性引入到自然语言中,引导听话人参考语境以便得出准确的语篇意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指示语的资源是指涉物,事实却非如此。因为指示语的许多方面意义的获得都会经历一个延迟过程,即使最初有指示性的框架通常都被误用,除去传统的语用分析角度,笔者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同时需要听话人通过认知分析将信息结构逐步填充完善以最终获取恰当的意义。因此,笔者在这里引入理想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简要阐述指示语的具体意义构建以促进对指示语这一重要成分的准确理解。为更好地说明这一方式的合理性,有必要对这一模式的认知基础和经典符号学理论的结合作简要说明。

二、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

皮尔斯(Peirce)的许多观点都预见到了物化的认知和物化的语言的现代概念,在符号学领域更为显著。他关于范畴化思想,以及象征主义的想法在指示语的研究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他建立了三种归属于解释的符号,统称为 Interpretant,即图像

(icon),索引(Index),象征(symbol):图像指相似物,代表着通过模仿或直接相似的物体;索引代表一类物质,通过与其的物理联系以原型为风向标;象征则可理解为词语,这些词语如索绪尔后来表述的,与它们所代表的物类任意地联系起来。

由于口头语言以声音为媒介,唯一能以图像表示的物质是声音,而语言符号也可将视觉图形作为图像,如同讲话过程中的手势等。因此在下列中,如果(1)中 elbow 一词的出现伴随着她手肘的向后摆动,这一动作则可视为所发生事件的一个图像。

(1) Then he hit my arm with his elbow and knocked my bags out of my hand.

如前所述,正如索绪尔所规定的符号的任意性,词汇项属于象征范围。平常使用的词如 cat, carry, cold 等并不与它们所代表的物质具有相似性,也不像索引那样牵连到所属的范畴。皮尔斯在解释语言中索引的使用时举了下面的例子:

(2) Thus we may say: If A and B are married to one another and C is their child while D is brother of A, then D is uncle of C. Here A, B, C, D fulfill the office of relative pronouns, but are more convenient since they require no special collocation of words. (Peirce, 1894:5)

如果语境缺失,字母就只是纯粹的符号,但在这一特定语篇框架内分享共同的背景让这些字母成为索引并让说话人能够在这一语篇空间中创建

* [收稿日期]2007-12-07

[作者简介]肖祎,女,重庆永川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

索引 A, B, C, D。

这样,指示性术语就成为皮尔斯符号三分法的索引。像 you, here, now, that 等词语之所以能成为象征是由于它们本身是带有某种程度意义的词语,但在上例中,它们在语篇中同时被赋予了概念意义。莱考夫(Lakoff, 1987)在研究中建立了一个框架,用于将指示物指派给某个范畴,并通过将每个概念分派到分等级的范畴中来完成——原型成员,相关成员,基本环境——这恰是皮尔斯的分析环节所不具备的。由于皮尔斯的符号分析并未给出指示语如何运作的详细解释,笔者试图从认知的角度在理想认知模型的框架中作简要分析。

三、指示性理想认知模型

与其他一些语言学家的观点类似(Lakoff, 1987),皮尔斯总结出人们在生理和认知过程中利用了范畴,这种范畴也适用于已确定的功能解释符号学。我们同时发现范畴对框架,心理空间以及理想认知模型也具有兼容性。

1. 理想认知模型

概念化或范畴化的过程即是在原型特征基础上获得关于某个特定范畴的抽象概念并命名。莱考夫将概念范畴化定义为群模型,而将范畴内部成员定义为认知模型,原型成员(核心成员)定义为理

想认知模型(ICM)。在皮尔斯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框架或理想认知模型的雏形,他用了一个“谋杀框架”来解释人们如何通过将谋杀者和受害人置于自身已有的典型模式中的对应角色这一过程从而想象自己亲见了一场谋杀案。

由于理想认知模型被看作是长时记忆中某个概念的原型,因此当人们提及这一具体概念时它是最自然的反应,具有极强的可接受性。除此之外,人们习惯于将理想认知模型中的成员作为认知参照物用于评判一个事物是否属于这一范畴。以上两种情况被称为原型效应。

2. 指示语与 ICM

在实际的交流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参照的概念并用各种各样的指示语来表示,其中一些成员被划分为人称指示语与指示性代词,名词短语被改为具体名词和明确的描述,并由此形成了分等级的指示范畴系统。此外,该范畴成员的使用频率不完全一致,而是依赖于一些非语法因素,如英语语篇中无标记形式是使用普通代词而在汉语中却是使用零代词。也就是说,当我们涉及一个可接受的无标记先行词时,英语中的原型是普通代词而汉语中为零代词。(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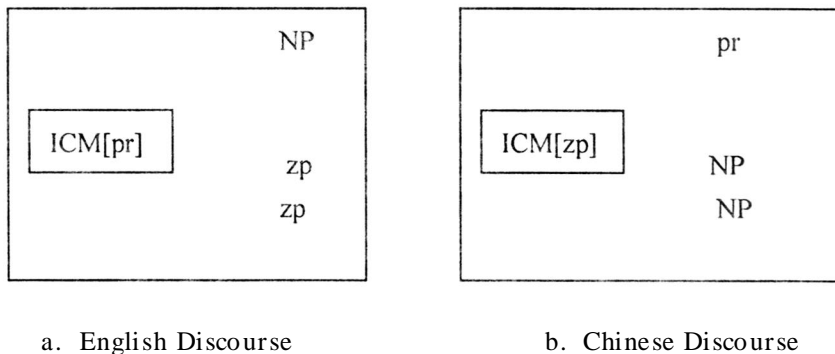


图 1: 英汉语篇中的理想认知模型

- (3) a. Yesterday, John didn't go to school, he went to hospital.
- b. 昨天, 约翰没去学校, 去了医院

从共时角度来看, ICM 是输入信息与概念化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概念化结构又类似于心理空间。克劳斯和韦恩赫莫(Krauss & Weinheimer, 1964, 转引自 Barr, 2002: 393)指出当说话人几次使用同一个参照物, 他便倾向于将指示语标准化, 这样就会比原参照物更简洁更稳定。进一步说, 如果说说话人在对话中先后几次涉及同一参照物, 他们

在意识中力图使用同一指示词。克拉克和维尔克(Clark & Wilkes, 1986, 同上)也认为在对话中指示语可通过参与者的共同点及语言产生和理解的一致性变得标准化。在这种情况下, 参与者通过对某一概念化参照物的心理认同这样一种概念而获得一致。

从历时角度来看, 指示性 ICM 的形成主要是由最省力原则驱动的, 即当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时, 我们倾向于使用最短的指示词表示内部和外部的已知信息。这就好比新格莱斯理论中的最小化或

信息量原则和方式原则。

由此我们可以说指示性 ICM 是心理认同和最省力原则映射到指示性表达式的产物。由于它具有原型效应,人们一般不会违背它,否则就会产生认知障碍,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解决。

当然,为适应某些特定认知目的的情况下,也存在着对 ICM 的违背。如:

(4) - I am going to the lab, 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 Oh, en Hillary said she 'd call me if she was gonna go to the library with me.

- But I don't think she will

- Anyway, I'm going to have these materials xeroxed and I'll come back in a little bit time.

- Okay, hit Hillary for me.

- Okay I will.

(5) a. 同年他开始写剧本,

b. 他不停地写,

c. 他的剧本不断地被剧院退回。

在(4)中,依据语篇中的 ICM, Hillary 在第二句出现,在接下来的句子中就应用人称代词 She 来表示,但 Hillary 在第五句中再次出现,违背了 ICM 的一般原则。同时,在(5) b 中本应使用零代词却被人称代词“他”代替了。这表明听话人通常会产生一个符合指示性 ICM 的预设和期待,一旦事实语篇不符合这一预设和期待就会产生一种参照矛盾。然而在处理语篇时应将其视为动态的实时认知过程,当参照矛盾出现时,听话人就应当使用已有的认知机制和认知策略去解决矛盾,心理空间就是这样一种认知机制。

四、ICM 与心理空间

作为理想认知模型手段之一,心理空间一直被认为是真实情景语言描述的心理表征,具有动态性、多维度、规范性以及预见性等特征。福柯尼耶(Fauconnier, 1994)在谈及说话人语篇和说话人进入一个话语时发展出心理空间的概念。如在句子 Joe ate a pizza in France yesterday 中,有一个由话语产生的空间,该空间有场景——France, 时间——yesterday, 以及 eating a pizza 的发出者 Joe。这些元素每个都是提及各自指示物时的象征。福柯尼耶采用真实结构详述了这一概念,在真实结构中“……自然物质是存在的,常态是为了让语言描述指涉这些自然物质,但这种真实却可能与

想象相连……依靠‘指涉主旨’的关系”(Fauconnier 1994: 14)

这个(心理)空间只需在必要时被激活或被表征,如在指涉真实客体时,使用指示词时,使用诸如“you know”“know that I'm saying”等语篇标记或条件式语篇及元语言话语时。由于话语本身无论形式还是意义都是属于语篇中的部分“对象”,我们把话语看作图形而把语篇看作背景。心理空间搭建了真实与理论模型之间的桥梁:一个简单的真实空间包括一个说话人,一个听话人,语篇场景及时间;而一个心理空间是由某种思维产生并控制的,其间的所有要素都是一个标记,每个标记都有一个具体的指涉对象,与上文提到的代词或有关 A, B, C, D 的情况相似,因此每个标记都是一个索引。在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句(6)有心理空间表征,而句(7)排除了 he 的回指模糊性并也带有心理表征。

(6) I think you are quite the clarinetist.

(7) John thinks he is quite the clarinetist.

这两个句子表达方式相似,并且两个基础空间都代表了说话人对真实的感知,这种感知存在于说话人对真实的传递方式,在第一句话中有说话人和听话人,在第二句中则有 John。两个基础空间以同样的方式指向真实,因为说话人、听话人和 John 都是索引项,并且都用了 thinks 这一标记指向基础空间。而(8)、(9)的情况则大相径庭。

(8) a. I think you are quite the clarinetist.

b. No, I think you are quite the clarinetist.

(9) a. John thinks he is quite the clarinetist.

b. Yes, John does think he is quite the clarinetist.

在这里心理表征间的不同在同一个语篇中突显出来, John 保持了意义和所指而 you 作为一个符号仅保留了意义而可以转换所指。

(10) ..or the same with when I go to, like, a Spanish part of town, you know, see everything, and I say, well, you know, this is not where I belong. (Rubba 1996)

在例(10)中,各个心理空间具有一致性。假设 R 是说话人 S 的真实空间; when I go 则产生了 when 空间(W), 其中一个要素是 I; a Spanish part of town 产生的处所空间 SN, 其中 a 与上文的 I go 衔接; 表达式 and I say 产生引用空间 Q。I 和

this 之所以能正确引向其所指是因为动词 say 的存在,它在 Q 空间产生了一个话语,因此一个真实空间中所有要素是在引用空间中产生的。在明确一致性后,引用空间本应用于解决指示参照语 you 和 this。然而在引用空间中却没有 you 可能的所指,因为不管在 W 空间或处所空间听话人没有包括在内,也没有被包括进去的意向。这一过程要求的是当 you 缺少一个在背景空间中合适的所指时,可以不断转换直至找到为止。除去时间、处所、听话人以外,说话人是真实空间中最后一个未从引用空间中移出的要素,它如何解决自己的所指问题呢?一些学者指出由于所指很模糊因此可以依赖于细微的变形简单地指向整个话语的说话人。句型 it is said 成功地将说话人定义为除说话人外的其他人。这一空间可简化为表 1。

表 1: Element in quote

Index refers to element in:	Specified	Unspecified
Quote Space	This, now, you	Now
Ambiguous	I	I
Utterance Space		This, you

由表 1 可见,作为说话人,我们有能力在一个如上所示的语义框架内依据对 now 赋予的期望值和 I 的模糊性来掌控哪个空间用于指示性参照。为促使 now 指向话语的时间而非引用空间的时间,说话人可以如(12)中所述,并伴随着指示的姿势,与(11)中指代引用空间的 now 区分开来:

(11) I was talking to Spanky yesterday and I said, you know, don't bother me now.

(12) I was talking to Spanky yesterday and I said, you know, don't bother me right now.

这一指示的姿势可能会通过激发时间即空间(time is space)的隐喻发挥作用,作为一个对现时的指引,代表着说话人所在的那个点;另一种可能性则是说话人可能使用话语标记极度强调真实话语空间。除此之外,在心理空间中各种指示语的语义暗含情况更是多种多样。

Deixis interpretation from recognition angle

XIAO 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Deixis has been a complex linguistic phenomenon, and how to interpret its meaning and role becomes a disputing topic. A cognitive approach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f deixis in discours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mental space analysis method as a model is used to explain linguistic effect of deixis in real-time discourses.

Key words :deixis;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mental space

五、结语

在消除指示语可能的指示歧义中还有很多重要的语义因素,上述分析在理想认知模式的框架中为指示语的解读增加了新的要素。另外,通过引入心理空间,产生空间的条件在确定指示参照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样的解读不仅包含句子基本语义,还通过不同方式构建引用空间,不同要素在空间里聚集,依靠话语标记强调不同的心理空间。同时,理想认知模型的违背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 Barr, Dale J. 2002. Anchoring Comprehension in Linguistic Precedents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6:391 - 418.

[2] Fauconnier. 1994. Mental Spac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Jaszczolt, K. M. 2004.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Meaning in Language and Discourse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4]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Levinson, S. C. 2004. "Deixis". In R. L. Horn and Gregory W [J]. (eds)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Vol. 1, 97 - 121.

[6] Peirce, C. S. 1894. What is a Sign? [M]. Essential Peirce VII, ch. 2.

[7] Rubba, Jo. 1996. Alternate Ground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ictic Expressions. In Fauconnier and Sweetser (eds) Spaces Worlds and Grammar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8] 熊学亮. 第一人称零主语的 ICM 分析 [M]. 现代外语, 2001, (1): 34 - 43.

[9] 许宁云. 指称突兀的情境模型解析 [EB/OL]. <http://www.cpra.com.cn/>, 2005.

[10] 王蓓, 戈玲玲. 从认知角度解读网络语言的强势模因 [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7, (6).

(责任编辑:朱德东)